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洛陽三怪記

盡日尋春不見春，杖藜攔破嶺頭雲。歸來點檢梅梢看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。

這四句探春詩是張元所作。東坡先生有一首探春詞，名《柳梢青》，卻又好。詞曰：

昨日出東城，試探暮。牆頭紅杏暗如傾。檻內群芳芽未吐，草已回春。綺陌斂香塵，點雲靄前村。東君著意不辭辛。料想風光到處，吹綻梅英。

這一年四季，無過是春天最好景致。日謂之「麗日」，風謂之「和風」，吹柳眼，綻花心，拂香塵。天色暖謂之「暄」，天色冷謂之「料峭」。騎的馬謂之「寶馬」，坐的轎謂之「香年」。行的路謂之「香徑」，地下飛起土來謂之「香塵」。應乾草正發葉，花生芽蕊，謂之「春信」。春忒煞好。有首詞曰：

韶光淡蕩，淑景融和。小桃深，妝臉妖嬈；嫩柳裊，宮腰細膩。百囀黃鸝，驚回午夢；數聲紫燕，說盡春愁。日舒遲暖燥鶯黃，水渺茫藕香鴨綠。隔水不知誰院落，鞦韆高掛綠楊陰。

春景果然是好。到春來，則那府州縣道，村鄉鎮中，都有遊玩去處。

且說西京河南府又名洛陽。這西京有一縣，喚做壽安縣，在西京羅城外。縣內有一座山，喚做壽安山，其中有萬種名花異草。今時臨安府官巷曰花市，喚做壽安坊，便是這個故事。兩京城官員、士庶人家，都愛栽種名花，曾有詩道：

滿路公卿宰相家，收藏桃李壯芳芽。

年年三月憑高望，不見人家只見花。

西京定鼎門外，壽安縣路上，有一座名園，喚做會節園，甚次第，但見：

朱欄圍翠玉，寶檻嵌奇珍。紅花共麗日爭輝，翠柳與晴天鬥碧。妝起鞦韆架，彩結築球門。流盃亭側水鸞環，賞月台前花屈曲。幾竿翠竹如龍，繞就太湖山，數簇香松似鳳。樓台側畔楊花舞，簾幕中間燕子飛。

每遇到春三二間，傾城都去這園裡賞玩。

說這河南府衣台街上，有個開金銀鋪潘小員外，名叫潘松。時遇清明節，因見一城人都出去郊外賞花遊玩，告父母也去遊玩。先到定鼎門裡，尋相識的翁三郎，當時那潘松來到翁三郎門首，便問：「三郎在家麼？」只見其妻相見道：「拙夫今日清明節，去門外會節園看花。卻也會不多時，若是小員外行得快，便也趕得上。」潘松聽得說，獨自行出定鼎門外，迤邐行到這會節園時，正是：

乍雨乍晴天氣，不寒不暖風和。盈盈嫩綠，有如剪就薄薄香羅；裊裊輕紅，不若裁成鮮鮮蜀錦。弄舌黃鸝穿繡卉，尋香粉蝶繞雕欄。

這潘松尋不著翁三郎，獨自遊玩，待要歸去，割捨不得於路上景致。看著那青山似畫，綠水如描，行到好觀看處，不覺步入一條小路，獨行半畝田地。這條路遊人稀少，正行之間，聽得後面有人叫：「小員外！」回轉看時，只見路旁高柳樹下，立著個婆子，看這婆婆時，生得：

雞皮滿體，鶴髮盈頭。眼昏似秋水微渾，體弱如秋霜後菊。渾如三月盡頭花，好似五更風裡燭。

潘松道：「素昧平生，不識婆婆姓氏？」婆婆道：「小員外，老身便是媽媽的姐姐。」潘松沉思半晌，道：「我也曾聽得說有個姨姨，便是小子也疑道，婆婆面貌與家間媽媽相似。」婆婆道：「好見年不見，你到我家吃茶。」潘松道：「甚荷姨婆見愛！」即時引到一條崎嶇小徑，過一條獨木危橋，卻到一個去處。婆婆把門推開，是個人家。隨著那婆婆入去，著眼四下看時，原來是一座崩敗花園。但見：

亭台倒塌，欄檻斜傾。不知何代浪遊園，想是昔時歌舞地。風亭敞陋，惟存荒草綠萋萋，月榭崩摧，四面野花紅拂拂。鶯啼綠柳，每喜盡日不逢人；魚戲清波，自恨終朝無食餌。秋來滿地堆黃葉，春去無人掃落花。

這婆婆引到亭上：「請坐。等我入去報娘娘知，我便出來。」入去不多時，只見假山背後，兩個青衣女童來道：「娘娘有請！」這潘松道：「有甚麼娘娘？」只見上首一個青衣女童認得這潘松，失驚道：「小員外，如何在這裡？」潘松也認得青衣女童是鄰舍王家女兒，叫做王春春，數日前，時病死了。潘松道：「春春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春春道：「一言難盡！小員外，你可急急走去，這裡不是人的去處。你快去休！走得遲，便壞你性命！」

當時，潘松唬得一似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

潘松慌忙奔走，出那花園門來，過了獨木橋，尋原舊大路來，道：「慚愧慚愧，卻才這花園，不知是誰家的？那王春春是死了的人，卻在這裡。白日見鬼！」迤邐取路而歸，只見前面有一家村酒店。但見：

傍村酒店幾多年，遍野桑麻在地邊。

白板凳鋪邀客坐，柴門多用棘針編。

暖煙灶前煨麥蜀，牛屎泥牆畫醉仙。

潘松走到酒店門前，只見店裡走出一人，卻是舊結交的天應觀道人徐守真，問道：「師兄如何在此？」守真道：「往會節園看花方回。」潘松道：「小子適來逢一件怪事，幾乎壞了性命。」把那前事對徐守真說了一遍。守真道：「我行天心正法，專一捉邪祟。若與吾弟同行，看甚的鬼魅敢來相侵！」二人飲酒畢，同出酒店。正行之次，潘松道：「師兄，你見不見？」指著矮牆上道：「兩個白鶴子在瓦上嘶啄，一個走入瓦縫裡去。你看我捉這白鶴子。」方才抬起手來，只見被人一掀，掀入牆裡去。卻又是前番撞見婆子的去處。守真在前行，回頭不見了人，只道又有朋友邀去了，自歸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潘松在亭子上坐地。婆子道：「先時好意相留，如何便走？我有些好話共你說。且在亭子上相等，我便來。」潘松心下思量，自道：「不妨再行前計。」只見婆子行得數步，再走回來：「適來娘娘相請，小員外便走去了，到怪我。你若再走，卻不利害！」只見婆子取個大雞籠，把小員外罩住，把衣帶結三個結，吹口氣在雞籠上，自去了。潘松用力推不動；用手盡平日氣力，也卻推不動。不多時，只見婆子同女童來道：「小員外在那裡？」婆子道：「在客位裡等待。」潘松在雞籠裡聽得，道：「這個好客位裡等待！」只見婆子解了衣帶結，用指挑起雞籠。青衣女童上下手一挽，挽住小員外，即時撮將去，到一個去處。只見：

金釘朱戶，碧瓦盈簷。四邊紅粉泥牆，兩下雕欄玉砌。宛若神仙之府，有如王者之宮。

那婆婆引入去，只見一個著白的婦人出來迎接。小員外著眼看，那人生得：

綠雲堆鬢，白雪凝膚。眼描秋月之明，眉拂青山之黛。桃萼淡妝紅臉，櫻珠輕點絳唇。步鞋襪小小金蓮，十指露尖尖春筍。若非洛浦神仙女，必是蓬萊閩苑人。

那婆子引那婦女與潘松相見罷，分賓主坐定，交兩個青衣安排酒來，但見：

廣設金盤雕俎，鋪陳玉盞金甌。獸爐內高熱龍涎，盞面上波浮綠口本醪。筵間擺列，無非是異果蟠桃；席上珍羞，盡總是龍肝鳳髓。

那青衣女童行酒，斟過酒來。飲得一盞，潘松始問娘娘姓氏，只聽得外面走將一個人入來。看那人時，生得：

面色深如重棗，眼中光射流星。

身披烈火紅袍，手執方天畫戟。

那個人怒氣盈面，道：「娘娘又共甚人在此飲宴？又是白聖母引惹來的，不要帶累我便好。」當時娘娘把身迎接他。潘松失驚，問娘娘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娘娘道：「他喚做赤土大王。」相揖了，同坐飲酒。少時，作辭去了。

娘娘道：「婆婆費心力請得潘松到此，今共與奴做夫妻。」嚇得小員外不敢舉頭。也不由潘松，扯了手便走。兩個便見：

共入蘭房，同歸鴛帳。寶香消繡幕低垂，玉體共香衾偎暖。揭起紅縫被，一陣粉花香；擱起琵琶腿，慢慢結鴛鴦。三次親唇情越盛，一陣酥麻體覺寒。

二人雲雨，潘松終猜疑不樂。纏綿到三更已後，只見娘娘撲身起來出去。

小員外根底立著王春春，悄悄地與小員外道：「我交你走了，卻如何又在這裡？你且去看那件事。」引著小員外，躡足行來，看時，見柱子上縛著一人，婆子把刀劈開了那人胸，取出心肝來。潘松看見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問春春道：「這人為何？」春春說道：「這人數日前時，被這婆婆迷將來，也和小員外一般排筵會，也共娘娘做夫妻。數日間又別迷得人，卻把這人壞了。」潘松聽得，兩腿不搖身自動：「卻是怎生奈何？」

說猶未了，娘娘入來了，潘松推睡著。少間，婆婆也入來，看見小員外睡著，婆子將那心肝，兩個斟下酒，那婆子吃了自去，娘娘覺得醉了，便上牀去睡著。只見春春躡腳來牀前，招起潘松來，道：「只有一條路，我交你走。若出得去時，對與我娘說聽：多做些功德救度我。你記這座花園，喚做劉平事花園，無人到此。那著白的娘娘，喚做玉蕊娘娘；那日間來的紅袍大漢，喚做赤土大王，這婆子，喚做白聖母。這三個不知壞了多少人性命。我如今救你出去，你便去房裡牀頭邊，有個大窟籠，你且不得怕，便下那窟籠裡去，有路只管行，行盡處卻尋路歸去。娘娘將次覺來，你急急走！」

潘松謝了王春春，去牀頭看時，果然有個大窟籠。小員外慌忙下去，約行半里田地，出得路口時，只見天色漸曉。但見：薄霧朦朧四野，殘雲掩映荒郊。江天曉色微分，海角殘星尚照。牧牛兒未起，彩桑女猶眠。小寺內鐘鼓初敲，高蔭外猿鵲乍息。正是：

大海波中紅日出，世間吹起利名心。

潘松出得穴來，沿路上問採樵人，尋路歸去，遠遠地卻望見一座廟宇，但見：

朱欄臨綠水，碧澗跨虹橋。依稀觀寶殿鬼鬼，彷彿見威儀凜凜。廟門開處，層層霧罩祠堂；簾幕中間，陰陰黑雲籠聖像。殿後簷松蟠異獸，階前古檜似龍蛇。

行進數步，只見燈火燦爛，一簇人鬧鬧吵吵，潘松移身去看時，只見廟中黃羅帳內，泥金塑就，五彩妝成，中間裡坐著赤土大王，上首玉蕊娘娘，下首坐著白聖母，都是夜來見的三個人。驚得小員外手足無措。問眾人時，原來是清明節，當地人春賽，在這廟中燒紙酌獻。小員外走出廟來，急尋歸路，來到家中，見了父母，備說昨夜的事。大員外道：「世上有這般作怪！」

父子二人，即時同去天應觀，見徐守真。潘松說：「與師兄在酒店裡相會出來，被婆子攝入花園裡去。」把那取人心肝吃酒的事，歷歷說了一遍：「不是王春春交我走歸，幾乎不得相見！」徐道士見說，即時登壇作法，將丈二黃絹，書一道大符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把符一燒。燒過了，吹將起來，移時之間，就壇前起一陣大風。怎見得？那風：

風來穿陋巷，透玉宮。喜則吹花謝柳，怒則折木摧松。春來解凍，秋謝梧桐。睢河逃漢主，赤壁走曹公。解得南華天意滿，何勞宋玉辯雌雄！

那陣風過處，見個黃袍兜巾力士前來云：「潘松該命中有七七四十九日災厄，招此等妖怪，未可剿除。」徐守真向大員外道：「令嗣有七七四十九日災厄，只可留在敝觀躲災。」大員外謝了徐守真，自歸。

小員外在觀中住了月有餘。忽一日，行到魚池邊釣魚。放下釣子，只見水面開處，一個婆子咬著釣魚鉤。嚇得潘松丟下釣竿，大叫一聲，倒地而死。急忙救起，半晌重蘇，令人便去請將大員外來。徐守真向大員外道：「要捉此妖怪，除是請某師父蔣真人下山。」大員外問：「這蔣真人卻在何處？」徐守真道：「見在中嶽嵩山修行。」大員外道：「敢煩先生親自請蔣真人來，捉此妖怪。」徐守真相別了，就行。

且說小員外同爹歸到家裡，只是開眼便見白聖母在書院裡面。忽一日，潘松在門前立地，只見那婆子道：「娘娘交我來請你。」正說之間，卻遇著徐守真請蔣真人來到潘員外門前，卻被蔣真人鎮威一喝，嚇得那婆子抱頭鼠竄，化一陣冷風，不見了。徐守真令潘松：「參拜了蔣真人，救你一命！」大員外即時請蔣真人相見。敘禮畢，安排飯食。不在話下。

那蔣真人道：「今夜三更三點，先誅這白聖母。」天色漸晚，但見：

金烏西墜，玉兔東生。滿空薄霧照平川，幾縷殘霞生遠浦。漁父負魚歸竹徑，牧童同犢返孤村。

當夜二更前後，蔣真人作罷法，念了咒語。兩員神將驅提白聖母來。蔣真人交抬過雞籠來，把婆子一罩住，四下用柴圍著。蔣真人喝聲：「放火燒！」移時，婆子不見了，只見一個炙乾雞在籠裡。

看看天曉，蔣真人道：「今日午時，劉平事花園裡去斷除那兩個妖怪。」到得日中，四人同行到花園門首。蔣真人道：「交徐守真將一道靈符，將兩枚大釘，就花園門首地上便釘將下去。」只見起一陣大風，風過處，見四員神將出現。但見：

黃羅抹額，污髒皂羅袍光；袖繡團花，黃金甲束身微窄。劍橫秋水，靴踏狻猊。上通碧漢之間，下徹九幽之地。業龍作過，自海波水底擒來；邪祟為妖，入洞穴中捉出。六丁壇畔，權為符吏之名；玉帝階前，請走天丁名號。搜捉山前為怪鬼，拜會乾坤下二神。

四員神將領了法旨，去不多時，就花園內起一陣風。但見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四季能吹萬物開。

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風過處，只聽得豁辣辣一聲響亮，從花園裡，神將驅將兩個為禍的妖怪來。蔣真人道：「與吾打殺，立交現形！」神將那時就壇前打殺，一條赤斑蛇，一個白貓兒。原來白聖母是個白雞精，赤土大王是條赤斑蛇，玉蕊娘娘是個白貓精。

神將打死了妖怪，一陣風自去了。潘員外拜謝了蔣真人、徐守真，自去了。

話名叫做《洛陽三怪記》。